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固原重修鼓樓記

正德初河中景君良弼以按察副使治兵固原既作鼓樓于郡城甫十有餘載爲嘉靖三年臺圮樓敝聯聽聱矣山險成君質夫以是官治兵是地見而閔之曰前人之作繫諸後觀矣今罔葺嗣將焉賴於是命工鳩材選美圖遠即其舊址肆懲往蹶朞年而工用遂訖嚴麗靡忝于先堅緻可垂諸後於是以書抵予求記歲月予惟晨夜之令古昔所慎況交衡遠控之

樞輻輳鈐轄之地中教笱踈從喻終鮮是以雖當撫綏作畜之初而垣墉金鼓在所必先何也所以一視聽限閫域也今君之意蓋若是者宜其民之從事亟趍若歸夫上之人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則固不止于田里一事而已況固原夷夏要樞制臣鉅公開府于此以總轄三邊之務是不但一面之會也此其使諸其民者又孰有逸于此者曩者壬申中夏猖獗深寇至于涇邠百姓皇皇然弃廬舍獨老弱挈資負壯徹於原野至尼有郛門方是時受鉞恭討之臣冠蓋相望也獨不能夷醜弭慝者非智慮弗及而攻守靡閑

也用之於有事之後而未備之于未舉之前夫何爲而不若是者回思乙丑丙寅之間我遼菴先生居制附時殆天淵矣予聞君繕墉深塹百廢具興有先生之風焉使後之繼君者亦殫心極慮如君壬午之冠可千萬世勿復肆也後之君子以予言爲何如哉是役也協謀于君者鎮守署都督僉事鄭銘守備都指揮同知劉文其指揮某知州某又承委而董役者也因並記之嘉靖四年乙酉春三月十又八日丁丑記

固原鎮鼓樓記

固原者陜西西北大鎮城也唐爲固原州宋爲鎮戎

軍元氏廢軍不制
國朝景泰初始設守禦千户所以衛芻牧成化初滿
四亂因陞爲固原衛後累置文武重臣守備故又設
固原州而總制大臣居此以鎮凡榆夏甘肅諸鎮聽
命焉正德庚午總制右都御史張公來數年之間兵
練事寧軍多暇日因徧覽城雉及文武之署慨然興
懐曰敝者不更則來者毋㡳非所以作軍威明節制
廣教習之道也於是謀諸文武將佐咸務聿新不侈
近欲不廢後觀而兵備按察副使景君實任其事諸
既即緒乃又以鐘鼓樓歲久傾敝不能獨廢弗理屬

指揮施德因舊而增其基去壞以新其制作爲重樓七楹東懸鼓西懸鐘規摹擴然大矣公曰斯不可以利民望壯鎮城邪於是景君以使來請記其事刻之堅石將貽永久夫軍府大事非愚所及知也其鐘鼓之節凡陳皆統之司爲以告候省期盖所當至急也凡吏能使更鼓分明尚驗其善治況雄軍大鎮樞轄要繫之地乎景君恢弘拓廣不勞民費財而又興其所宜興張公以經略大臣凡所可爲者巨細皆至由其微以覘其著則所以安靖邊隅克張戎服固非偶然也愚又安可以辭爲哉樓崇二丈七尺牽如之而

廣一十三丈厚五丈六尺皆以磚石閘砌其懸者又靖康時故鍾焉工起正德壬申秋至此才一年已落成矣亦不足以視民乎張公名泰字世亨肅寧人景君名佐字良弼蒲州人正德癸酉冬十月十又九日癸丑滸西山人康海記

蒲汀記

灤州李夢弼為翰林編修五年由夢弼之祖居京師至夢弼之身幾年婚姻長養宜與灤忘去已矣夢弼蚤夜思得以一至望灤坐灤之里與灤人問訊歡笑以徽其初然近焉

天子法從之臣有不可斯須去者閱地志州東南故
蒲汀書曰是蓋以居我者吾何以是私自號之郎不
能至濼與汀對雖終吾之身命吾為蒲汀主人吾將
耳心焉余聞之曰夫天下之事固有不可以定論者
夫自明哲之士觀之未有不先懸其所向而後得者
山林之懷古人身受天下之任蓋莫有不懸也夢弼
生長京國又舉進士高第爲
天子貴重之臣年又少氣質見識又磊落不羣也其
將來之受又可以無可止極其聲名令聞不窮也乃
油油然思其地而不忘若以其可以終身如華袞之

榮我也夫豈其性之异哉事固有非我所定者來日之事吾又安可知也是則夢弼之志而已人茍由是心以歸於簡樸之間其所以大行於天下國家者其可否去舍何如也又安知耆耋之至功名之極不從容游衍於斯以盡夢弼之志也哉則由今日以往至於百世之下曰蒲汀李子之居未有非可也或曰昔者漆園吏周嘗釣汀上夢弼豈亦慕其爲人之高放乃因以識之歟曰否周放於禮法之外者中人有遺之非夢弼之所與也今年余來京師夢弼作蒲汀圖凡滌之大槩若可以盡矣因出示余遂書此以記

淡軒記

軒何以名淡志其志也志以淡者何欲其心無所役於外直使之泮焉安閟焉靜也夫士生於天地之間所以修乎身者欲措之事業俾萬物皆得其所也顧淡乎無以爲與如皆泮而安閟而靜也則天下奚獨於士大夫望乎然此正所以爲天下之望者也夫居其事者當其事無其事者默其守千聖之所不易而衆人之所不能知也先乎其體而求乎其用聖人所以無意無必以成天下之亹亹也苟有所慕則役之於外故物我交鶩而百殆生也此安可以語淡也何

也謂其志無所貴而因無以定也故冠冕軒車思榮焉皓齒嬋娟思狎焉崇楹綺構華藻繁縟思棲焉纖羅霧縠芳馨修隨思適焉鄭衛淫靡流宮換徵思聞焉拂心沮念意惡而情損者思遠焉故富貴可濯貧賤可移而威武可屈也是惡足以知淡之時義也哉故曰憧憧者易迷孜孜者易合此言反乎淡者也若淡軒主人者蓋知淡之道而能居之者也故曰欲無所役於外直使其心泮焉安閑焉靜也此主人之所以為主人者也主人者前同知瓊州府李公原正也李公世以春秋為江右名家其先侍郎公與僉憲公

皆嵬然冠於卿大夫之間而主人以貳府大夫又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居官守職下化而上敦則淡之施於位也已效矣今於其致而歸也又以淡名其軒其所以致意於出處之際蓋甚熟亡盭矣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有古人之所難流俗之所懟者是其胸次之所以見豈必之哉吾太守持慶公者天下名大夫也於予稱主人之賢若不容口蓋賢人長者之道固如此恨予不能撰杖屨從淡軒主人朝夕遊以坐嘯於其軒然但以論說系諸軒左則雖不能即見其主人然予亦未必非幸也太守公曰是即可以不朽

於其軒矣予盍以予之正德十四年五月甲寅瀞西山人康海記

無倦堂記

平原張君時芳知靈寶之二年爲嘉靖丁亥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矣以縣治頹獘不可坐待其盡稍事葺理咸適完好已乃作堂於縣廳之後命曰無倦去年予以子梟求婚見山楊氏過靈寶成聘見君經營是堂製不加奢而材惟適用心甚重之今年挈梟成婚再過是地君乃寓予于堂飾無丹臒之麗坐有閒雅之妙詹楹堅簡崇不踰丈官廨之作殆不多見也往

在初營君已以記請予顧其工未成至是君復申循前約因遂以君命堂之意及作之之難書付貞石詔厥後至夫有司之守在節財力致安養而已士窮居無事誦習先王之道苟有所寄則未有不以此爲先務者勤之于始者或不能究之於終加以上吏之摧阻歳事之乖變雖有愛民之念靳不得施疑畏參于中而敏敢欲於外窮居誦習之初于是乎倦矣夫上勞則下未有不逸者也上先則下未有不勸者也一涉于倦則是二者舉無以慰民之望而國家建官分職之意與士所以修于家而用于時者

咸以負矣豈士之所以自待哉靈寶之民田瘠薄而賦厚重加以治河之役迄無寧歲雖是堂之搆亦已難矣後之君子能以君艱難締建之心為心思前人慎用民力如此而又以君名堂之義是繹則所以圖厥先勞安養之方殆如終一慮而無以自渝則君之所以嘉惠于靈寶之民將遠而益長而予茲記益有光矣君其勉哉天下之事未有已不躬行於前而能以術使人興行於後者也君其勉哉

潔菴記

靈寶焦景洋有園在縣西郭弘農川之滸土沃而澤

溼茂林嘉卉蔚為郭西奇觀暇日搆屋三楹以當園
之會楊見山先生題曰潔庵蓋本景洋名與字取義
且因以為景洋號也景洋中子紹恩娶見山第三女
而予子栗婦見山之孫女也與景洋家有姻婭世契
故景洋視予甚厚予兩過靈寶日與景洋遊顧景洋
無所不博蓋景洋初為縣學諸生以疾求罷疾瘳日
惟讀書務學以誦說先王之言求為鄉之善士後又
以出金助邊給義氏爵性倜儻不羈而輕財樂施婚
喪之助歲無虛日所交予者皆名士大夫使景洋有
未潔而名士大夫肯與之交乎景洋家有萬金長子

紹嘗幹理益善故心益休思益清有暇掃庵默坐以思古人之已事與所嘗覩見者隱括擬比求其是非所在而私識之其志意之可尚如此豈非以理自潔者邪翌日予坐心遠亭西眺潔庵見山以予為記因著景洋之為人見所以名庵者於義有取也景洋曰有是哉非渭之所知也敢不以之而自勵乎於是見山與諸許昆季咸賦潔庵詩以詠嘆之故士大夫聞者寄題益多而潔庵之名滿中州矣

武邑縣儒學記

山陰成君文治武邑之明年乃集武邑師生父老謀

曰夫教化政治之本其學校教化之地也惟武邑蘭
學頹敝弗張式寺之辜幸師生父老能共寺成之明
日遣告于上吏發縣帑召工師歲冬十月甲子績用
告成明年戊辰正月元日教諭華陰杜文訓導隴西
楊錦儀封黄學命弟子執狀來京師請文以紀寺與
成君同遊胄監又同舉進士成君為吏能興行風教
宜不可辭乃書成君之意以告其師生父老及其鄉
人子弟曰夫
國家所重於學校之地亟亟然日惟恐吏弗以為重
而墜之故責憲臣約法度嚴教罰使匹夫匹婦皆勿

至佚逸失教也承平之久吏咸頫仰官級之事凡學校故所設置無有幾矣非惟不知修飭其視其弟子不啻秦越人無所及也夫武邑圻內大縣去京邑如此近也其風俗惇朴性行敏叡皆如此良也盍不以成君所以興作之意與

國家亟亟于是焉者以亟亟然興起而涵漬之使英雄雋偉之士班班然由是生也其淳風雅俗孝弟睦讓悠悠然由是益厚也今所作者廟大成殿七楹廡東西各九楹戟門櫺星門大成門各三楹廚庫牲室雖有弗新也學明倫堂五楹齋東西各三楹尊經閣

五楹其弟子舍號饌堂倉廩射亭益廣啓堅固也成
君多學有執故其所趍向興行如此武邑之士之風
予今以日望之正德戊辰月日武功康海記

邢臺儒學記

臨海郭侯紘知順德之明年庶政修舉民事熙睦乃
謀文化式崇禮事命知邢臺縣康君恕修葺廟學俾
偉俾廣以勸以翼明年三月績用告成邢臺縣學官
諸生偕走幣來京師請余以紀用廣侯與康君之德
予以去春過邢凡侯之德聲政績知甚茂也乃書之曰
夫邢臺之學自予癸亥之暮過而觀焉曰何蕪穢不

治也夫年又觀焉曰何靡如前日也然見郭侯焉曰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是將以擴而宏焉偉壯而嚴焉也有來自邢臺者吾如問斯學焉必曰侯且翩翩然靡爾寧也順德之化其將有大興乎然而諸生請以成矣噫嘻盛哉政與教之不可並也久矣豪智之士多疎略禮義以先禁刑故見有亡犯者遂安以肆焉見諸生執禮弗隸弗下則惓惓怒欲治焉曰吾何得區區以教為也夫如是故民日不親而風俗衰焉民日不親而風俗衰故上無以畏下無以恃質焉率而偽焉質質焉率而偽故放放焉若禽獸而

弗能悔焉民皆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悔是惡貴乎為人上也侯之德宜邢臺之人有勿忘焉凡郡縣之役制之於上吏益之以疲敝則未有勿廢也康君雖力能從事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廟之制正殿五楹東西廡幾楹大成門幾楹戟門幾楹學之堂齋號舍各幾楹而榱桷修飾皆百倍舊也諸生云舊廟稍與學舍偏匝今稍東遷之故能廣且宏焉外又作兩坊皆壯麗可輔可謂偉矣康君齊之陵人能篤信守也故能為侯與與康君謀者訓導黃錦嚴桂謀之而盡度營作終郭侯康君之委者生員柴瑁藏惠也其

縣丞李創與義官二三人又掌後者云

閔鄉儒學記

朔州孟周令閔之七年為弘治辛酉人民既和庶政咸舉方有事于學宮葺其敝壞廣其狹隘三年癸亥績用告成將圖所記余適以

息命奉母歸里學官及諸生走來以請極言周所以恢拓興作之事未嘗勞力費財又未嘗假色上吏以便宜甚其力分巡王按察欽以周之力于是也立處百金與之周又懼後者之不壯與所鄰又浮屠之或以移易士習也又遷而取其地以益之閎之甚喜明日

與諸生往觀不及奢靡而嚴正已極乃嘆曰若非今之所謂令乎何獨若乃爾也假上吏之色營繕無益緣飾多利彼豈以是為不善也而亦乃無一人之肯為是如周所用心者吾奈何可辭也來當為若為之夫有司之職其所宜最先者莫如人民而自安養休息之餘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則莫先于學校之政

國家深仁涵漸百十年來申重懇切已謂至矣而天下之吏漫不加意如秦越之視其要名侈炫之徒或又舉而仆終隨人移易由周之迹觀之使令皆如周

焉民夫何有不教也廟與學並廟左屋以間計門堂
十有一廡二十有一廚六皆廟門堂七齋舍六號舍
二十解舍三饌廚九皆學其廟東西又牌坊二葢自
洪武時縣令俞元亮創爲至今已百有四十歲歲遠
人亡可知其陋否也吾聞君子之心惟所加者能自
淵實則功効自大閔鄉之士將由是以往必繼有錚
然以出爲世鳴者乎將以日望之相是役者縣丞黃
欽主簿周晃後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教諭程實訓
導王達葛騰與諸生張徽等復請是夜移宿靈實行
著遂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此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遘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肩休德不知兵戈之事難[illegible]學人備順而耆舊登庸政理未豁肇造奄平海宇澄乂使得逍遙優於太平之世以為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聞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亭不後晰聞又與鄉黨故舊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君官服政非雄才敏識則不能致名實傳徽美心肆意

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牴牾乃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則不能覲而以耒老之年優遊畝畝克終初服此四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讎理而致深非氣盛志強則不能礱精而契雋耕作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者古人之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亭以為之記

瞻雲樓記

江東雪崖沈子有大人曰石泉公操履方正非禮不形雪崖子既長就學於是建樓三楹使居業於中雪崖子承志自礪寒暑間閒故學日益富譽日益隆江東人士無小大皆知雪崖之詣精且淳矣乃石泉公捐棄賓客雪崖子抱痛煢煢若不可更生也其友前溪吳太史伯時憫厥孝思題其樓曰瞻雲爲名士金踪氏書以扁之一時公卿大夫詠歎其事若詩與文爛燦然盈櫝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而其子楚村侍御浦自砥礪卒成雪崖子之志取科第登膴仕陟

耳目之司備風紀之任觀風關內究弊源釋寃滯焉政事新茶禁罔盬由予私所覩見近代實鮮誠所謂獨知大體克綏厥猷者也比者

天子大孝既成推恩臣下雪崖子與其配獲

贈封之典瞻雲之孝麓村與有光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前溪之題豈非錫類于雪崖子之子孫邪予先曾大父太常公葬江寧新亭江東士大夫視予若有里閈之誼予大父及先人先兄皆生長其地曩在京師與江東士大夫接不啻親戚故雪崖子之學之行聞之殊稔於乎士有

抱藝履貞不獲其志于身者多遺之子孫觀麓村侍
御顧不信哉雪崖子有舉業文千餘篇藏之家學者
取法焉詩五卷命曰雪崖集清新爾雅人多傳誦與
其行誼備載前溪所撰墓志誠所謂豪傑之才君子
之道萬世不可廢者因括其大略以為瞻雲樓記沈
氏子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嘉
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甲子滸西山人記

固原南郭迎詔亭記

此亭固原故未有自陜西按察司副使山陰成君文
治兵固原始有之九經之道嚴於賓旅況

制詔及境乃獨草草然綿鞠而出區非所以尊
册命崇觀聽也成君以書謂予曰亭小而繫重尚為
我記之以詔來者予因書以貽君刻諸壁石亭垣延
一十幾尋廣幾尋有大門中門由中門為甃道進露
臺及亭亭三間傍為廂房各三間嘉靖乙酉正月肇
工四月工訖落成又越月甲子漷西山人康某記

西寧衛重修儒學記

夫子之道在天下猶饑者之食寒者之衣不可一日
無者
明興百六十年文教大明於世薄海内外莫不各有

學校之教以淑人心以崇大化以教育賢俊綱維治
理其意厚其效長成周之後未之有也而天下猶有
不能盡如往昔之盛者此則共有位者之責焉耳然
亦必有良監司以提挈於上而舊者新廢者舉故士
熙熙然以自盡於學而天下之才有不可勝用者其
法制之善繫於廟堂興行之美由於有位非一日也
西寧古月支湟中之地入
明為羌戎大控執事者請建學立師使遠人知有君
臣之義而已垂若干年為之上者稍不加意則弊壞
相仍學者罔賴嘉靖二年四月巡撫甘肅等處都御

史陳公禹學校歷是地兵備按察副使陳君文相以白於公心切憫焉遂同發公儲命指揮祁鏻董其事而以指揮田登督之明年七月巡按御史盧君至後有所發以益其工比及落成西寧軍民小大咸喜士思學俗思厚彬彬郁郁老稚誦於衢巷農謳於野商歎於塗乃走其生員孫銘程章東來武功求紀厥實用傳來裔海不佞敢以二三君子之意告諸西寧之士大夫小子曰惟

國家建學立師以教育士夫小子德意甚厚然

九重高遠士大夫小子學與不學上弗能知也顧惟

二三君子以執事蒞降茲土而興行之稍有弊壞則加葺焉曰恐士大夫小子無以居業求志也乃士大夫小子不自砥礪以求請厥成夫豈

九重與二三君子之意哉學潎則思葺業荒則不思所以為治是惟士大夫小子之自棄焉耳於乎勉哉天下之才不相遠其奇偉超拔者乃獨多於遼寂幽僻之地其自奮有然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子之言豈欺我哉學故有廟甚壯今但加彩飾而堂齋號舍視舊益增而規模宏遠矣

固原州重修廟學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以提督軍務開府是地謁
廟視學頹敝盡矣謂兵備副使桑君曰夫民易使而
難令也苟不示以向方則孰知尊君親上之義哉學
校之設所以明乎是者今敝而不治生則何居士無
所居肄將焉藉桑君曰唯於是出府庫之羨責工求
善量費計支不踰年工用告成固原師生廩生員沈
宗堯來請述茲事刻之堅珉以永久公與桑君之惠
于惟固原北鎮三邊密邇要害學校之教自前尚書
秦公開創以來當塗君子或有不逮乎是者固非以
作興為末務也見與不見心雖同而迹頓異耳惟公

承
明命秉節鉞凡兵事之倚伏士氣之强弱振作旣嚴
條格斯當故灼知學校彝倫之教有益於人而與桑
君與行如此所以重本訓兵其意遠矣故民之趨事
惟恐或後豈聲音笑貌者能之哉為固原之士者當
繹思公與桑君之意奮迅激昂求必無負其所教俾
君臣父子之道
大明於邊圉使凡固原之人得以觀感興起則戰思
勇忿思難風俗日厚勇敢日作敵王之愾遵王之義
諸鎮之人咸又望風效法遠邇盡一豈非學者之至

願斯人之懿行乎否則群居終日無所用心不但自
負於公與桑君之望并與天之所以生乎我者暴棄
之矣豈所以自待耶是役也提調則知州趙承祖綜
理則指揮竝佐千戶郭完張鳳學正李鵬專司出納
則訓導朱崇易工始於某年月日訖於某年月日而
殿庭門廡以及堂齋號舍堅固壯麗甲於中州者云

膚施縣釋奠孔廟記

膚施縣學故有廟有祀自
國家來乃以縣附府者謂府學有知府率其官屬與
兩學弟子祀之故不復置廟雖故有廟者亦皆罷祀

不舉曰不可煩亂瀆神也胥施弟子及其先生故儒
衆曰夫廟毀故可以勿祀也今縣學有廟未毀可忽弃
於禮焉乃共告於知府王君曰是不可弗脩理也乃
即其故而力更新之凡規模垣宇益廣敞宏大也乃
由是自其府祀畢事以少牢釋奠廟中縣學弟子及
其先生故儒皆欣然喜颺然以為榮也乃屬其徒走
幣來京師請記其事曰夫子勿以辭也昔吾嘗聞之
人焉神明之際其有禮者不可亂也非獨崇敬慎嚴
威敬耳夫敬者所以明人事神之大義也然猶有禮
也故當否之際君子慎焉惟夫子功德高厚天下思

慕其形容不可得也故于是即祀以報之自天子之都以及郡縣閭巷之遠亡貴賤小大通祀之靡間也曰此以輸布其仰慕夫子之道之德所以崇教希德之道者也夫由是雖人人祀之亡不可也况故廟乎况乎學官弟子所以朝夕諷頌其道而思企之乎王君者名彦竒字廷簡蜀郡雲陽人以户部員外知延安延安之士之民皆服其教故于王君之作樂道其事而欵識之如此也

徽山書院記

徽州在隴西諸山之中其形勝甲於隴表其産又多

英俊琦瑰之士

明興學校之設徧天下當時兵革之餘士之知學者殊尠中葉以後洎我

聖天子臨御以來觀感既久士罔不奮弦誦之音僻壤亦浹嘉靖乙未監察御史新野劉君一夔行部至徽謁廟視學已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茲學號舍僉少生徒充溢群居無所玩愒而已學傍閒地既多與其會講他所曷若別為書院一區分徒肄習使學官易於稽考乎於是屬苑馬寺丞宋東統其州官營建講堂五間號

合二十四間門三間榜曰徽山書院厥工既訖學正
徐行具其始末遣生員高克己殷偉請予為記勒於
貞珉以示徽之後學予聞御史君風裁之美於士大
夫之間先大體而畧瑣細謹實行而黜虛偽私竊仰
之以為焉政沿襲之弊將因君釐正以福吾關內無
辜之民乃其興行教道又如此予雖疎曠日久寔用
欣承因以御史君之意告於徽之後學君子曰夫道
若大路然士惟不知所以自求故曰以為遠也即能
以言語文字取高第占膴仕支蔓之末身心奚益故
行非其所言而效遠於所學卒為天下大笑雖㗖㗖

據案寒暑無間非學也君子之學將以致其道也古之人惟有以求致其道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御史君於諸生求如是而已後學君子尚有以恩御史君所以營建之意矣乎則徽山書院將與白鹿嵩山比矣乎將敬以俟之

對山集卷之廿六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河津祠堂記

河津令樊恕夫氏遣其生員馬廷輔持河津士夫耆舊之狀請記大酉祠堂於予將刻石龍門焉予惟官有惠政於民其去也民思之為之建祠以祀用志不忘故官無愧心民無歉志然及其尚在也而亟為之君子或有疑焉苟誠出於民無所為而為之雖昌國禁涉象嬿爾何傷乎昔者藍中丞撫陝討蜀關府漢中民感藍之德愛建司肖貌藍亟郡之民亟成之比

藍南遷氏㳽泣遮道若失怙恃今又二十五年矣祠益加壯麗歲時伏臘雲集霧轃藍復能嶄耶六酉山人文章治行乎雖未見然孳孳於學與名實之間盖古志士之操也乎陽民爭與建祠感德如此德之在人何深也河津又平陽西鄙大酉或不能數至者可以覘大酉之治矣於乎盛哉祠肇工於丙申月日落成於丁酉月日是歲二月九日戊午記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生祠記

漢中府士大夫耆老介其老壽者一人執禮幣詣予所請之曰某等長養承平之後生不識兵火戰伐之

事自諸賊作亂以來父子不相顧室廬田畛不得守

幸賴

天子神武諸賊皆漸殄絕父子得相顧室廬田畛

得相守矣當其時兵食匱匱千里餽餉如轉締軸也

自藍公巡撫之後調度咸宜百姓不怨此軍旅之元

命民視之先軌也而公特以之優蘇吾民故自公鎮

漢中漢中至今日不得蒙兵戈慘烈之禍諸賊雖勁

疾影忽公備守隘險卒無能來而公又重賞慎罰軍

中無大小皆善戰故屢挫賊氣前後誅獲與所撫散

者不可勝記褒城城固西鄉洋黃沙皆高城深池曰

此賊所必由不可不慎也夫勤之於一心而安養及於萬姓此其恩德吾漢人子孫世世不可忘況親與見而受之古諺曰飯稻想田飲甘想泉由昔之生死狼狽較之安樂咸遂盖將如何我民宜不可不表識公德於吾漢中故士大夫耆老不揣輙為公肖貌建祠將萬世如親見公先生為吾關中人願先生有以記之使吾漢人子孫世世知公之德如此此士大夫耆老深願至幸願先生可焉予嘆之曰嗟乎信哉感應之理不謬也吾徒聞公在漢中慎重周悉以為可以盡厥戰守防禦之道而民不怒耳乃百姓皆歡欣

感激如此此即如士大夫者老言此道雖古之人何可讓此豈為無故不實翁俛覬覦者哉昔召公奭之甘棠張益公詠之祠祀皆此類然此又不逮其去而預圖之可以觀民矣公名某字文秀耶墨人甲辰進士初除知婺源尋擢監察御史歷太僕大理少卿僉都御史以尋忤劉瑾謫撫州通判尋陞陝西僉事提兵金州因遂以僉都御史撫陝西至於今官云

寧夏巡撫遺愛祠記

夫德厚者感深澤隆者恩洽民之於上也得一分之賜則有萬分之感況夫有萬分之賜乎故甘棠思召

峴山誦羊皷之應榑景之表形其義一也

明興百六十載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澤久而愛戴之誠由於肝膈雖饑饉之憂兵革之變其尊君親上之心未嘗以之而異也乃寧夏獨數罹變故者雖兇逆攙惑無嚴要亦共事者乖方激搏所致故天書方至壯士感奮曾不過時喻月大憝俟平盦累

朝綏懷之恩洽而萬姓愛戴之日久也邇者寧夏士大夫與學官邢昂劉保又生員熊秀等識取前後撫巡治按察諸君子恩及於寧夏者東鹿賈公俊海山王公時中西磐張公潤桓山張公璿南園林公琦東

塘毛公伯温侶鶴劉公淮北山張公崇德凡七人建
祠城南立像以聳觀敘事以表績意嚴禮備名實
宣矣乃猶走使以予為記刻諸堅珉予惟諸君子之
名德赫然在人乃何俟於予言而後傳也而士大夫
之意豈不以久安長治之福望之方來諸君子哉方
來諸君子覩是祠所祀勃然興懷而求所以久安長
治之福以錫予之固非以利其人之念我不忘也
上之所以任使於我與下之所以仰望於我者不如
是則不足以自盡爾於戲休哉祠正堂三間兩廂各
三間其前有庭則送迎所也以無與祀事不載工始

於嘉靖丁亥五月明年戊子五月落成六月十有五
日乙卯記

知衛輝府王公祠刻記

户部左侍郎華容王公為衛輝之三年
天子以其有良治於民命吏部擢以示功得參政河
南璽日啓行衛輝之民老弱婦子遮道不忍去其父
老為之辭曰吾民幸有公在得數年安樂乃
天子重公去公以薄吾民吾不可遂舍願以死易公
皆大號泣下公亦泣曰吾非薄父老即不可留
命自代父老能永約束是亦某尚在也其一人曰公

不可違

詔吾屬不得抗

詔以有公頋公有以遺我令男女世世憶公之德乃

爭趋公取靴椓府治門上日以望之又三年公進陜

西右布政使一年進左布政使一年進右副都御史

一年進戶部右侍郎二年進左侍郎靴日以壊父老

僉與議曰靴不可久思不能寘捝與取不替者致之

乃礱石刻靴形樹之椓所又著公之德於石之陽屬

翰林修撰海曰太史事實天下幸為父老成就之當

即太史自第太史乃述論之曰夫民之於義其恒趣

之而不悖者皆觀瞻於上之所為彼孰之有無豈足以係也昔召伯之甘棠葢已有然者矣吾猶在閩中公以布政治黔首皆善有法則黔首至今尚慕之彼又遠畧不近且淺歲月况衛輝又近民而久情易以親乎吾聞彭按察綱言公至衛輝時已六月不雨報始及境雨大注穀乃豐熟後雨暘遂無愆候君子之為政其感應良以異耿初衛地當水陸之衝盜賊往必有厚獲貧者亦多羨而為之有執者官府輙治以死公曰民困科役不得賑事於本乃長吏不能約束於札瘥者不為去故習者不能革是長吏殺之也能

均役平賦蠲其災荒以緩息之又與定為約束曰往者不問能以善責者旌之為良民更不悛者父老執以予長吏遂出樹藝之法使父老授之民民即幡然力農明年乃戒富族又恤養孤獨罷去冗費民皆脩禮爲無復有盜者矣民又健訟訟皆以千數公能不留獄訟者以得其平情又不欲相誣恐為公覺察後幾至無訟於乎公之所為使天下為二千石者皆能如是施之則天下何有犯民而頑者無籍者何不易也吾嘗思公為政大抵尚廉耻重風教屬吏自縣令而下視各有禮有過未嘗施鞭朴故行有不得皆重

自畏慨不敢以不修聞比于墓堂廢毀無有繼者有繼者人或以為不急則又輒止公力新之刻其事蹟為錄忠者得勸焉元學士王輝墓表藏幾盡公求得之遂建祠宇取舊神道碑文刻置之凡有志於善者又孰不曰千載之下我能有王公哉且不死矣是所以使衛之民樂於義而不可已孰非公為之也都御史劉公記稱其能明學勤士士多諷於禮義又能作鄉乏之士使之盡業廟學有圯壞輒大興復縣官有不向者不敢自後也俗故彬彬焉是誠然哉公名儀字民望弘治辛亥來知府事稼乾以甲寅進其壞也以

壬戌其移而刻石也以明年癸亥正月甲寅四日癸亥記

隴右分守道題名記

國家以天下為十三布政司設左右布政使以掌其政令而又恐其未足以徧也乃設分司以參政洎參議分守焉關中地廣民族分司凡六其直西為隴右道道分司於鞏昌其臨鞏兩府凡民人錢穀與夫政教號令否寧稟命於道而行故政之未良教之未洽民人之未安錢穀之虧溢布政使不與焉曰此責在分守者故分守得人則一方被其福非人則一方值其

咎此猶以常地言也而是地當西北諸邊之要害北虜西戎田紇犬牙相向加以地寒而收薄稍被旱乾則終歲不毛大豐之年僅一登而止而轉輸之苦租庸之索與夫婚葬俯仰之資皆擬乎是大家世族尚求足於芻牧田獵其窮民索毛織罽後於富人男女終歲勤苦無少休息猶身無完衣腹無物食非上之有以矜恤體悉於其間則舉天下之民未有苦於是地者矣吾友山陰成公直夫以左叅政分守於此凡二年察民疾苦綜核吏治其心皇皇然若日有所不及而吏就典刑百姓以安貧者舒困者起和氣所蒸

天亦屢登於是以暇日考其故所分守諸公名姓憮
然興感曰夫前者後之軌也後者前之視也前有善
後則因而率之有不善後則懲而易之
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諸君子豈無善政
厚澤及乎民者今不載述於堅石何以考德於後來
故以書徵記於予然成公之志正
國家建置之意予不敢贅為他辭但取民之疾苦為
告俾刻為隴右道分司題名記後之君子覩其人之
賢否咨其政之得失則所以自勵於心而中行其志
必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是非成公之勗之哉凡

國家之委任百姓之仰望又兆有出於是者君子欲無由於所故學亦求諸其是而已

關山石嘴鎮新建察院行署記

予往歲西遊關山至秦州由隴州而西四十里即入關山焉山壁立萬仞崇巖鑿行百步許望之若堵及其際則谺然而開鳴禽嘉樹轉轉增勝或半映雲日則其望愈奇又汧水鏘淙而下上其樂聲琤若玉由分水嶺降坂西邁抵石嘴佳興躍然留君一日眺望移矣猶依依不忍去鎮西為長寧驛蓋即武功東扶風長寧驛也太師馬端肅公巡撫陝西日改置於

此而其卒徒皆徙自扶風其長老於予既有世契其
火者見予來益佔佔覩厚故予得優游眺望焉明日
過盤龍鎮則居人漸稠矣山川風景不及石嘴以東
者佳也今忽已十年餘乃陝西按察司僉事司公以
書抵予曰頃巡按御史劉侯涖此以為行事之地人
吏必有垣戶方可關防將使驛不荒地則西路使客
及回紇土番往來若緯亦難專制盍求隙地作署以
便止宿於是遂以其事付某某因委清水知縣王虎
防守千戶高遷暨驛百戶于朝旭令即山求材就新
闢址以供斯役巡茶御史段侯聞之發銀若干用助

其功分守參政成君實協謀焉工起於是年四月又五閱月工用落成兩侯之用心如是不可無紀以示將來俾吾子之有以識也予方思關山山水之盛懊不能叟遊其地以寫予之幽思君國以是責予予意幡然若復作石嘴觀望也於是并述昔遊之勝以歸俾鑱諸堅石見兩侯與君之休美署外門為鼓樓三間由二門入為堂五間東西廂各三間堂後寢室五間東西廂亦各叁間如前然巳盛矣嘉靖六年冬十月丙寅記

氷蘗堂記

監察御史潛江初君廵按山西凡數月政通事䕶百度聿貞於是舉廢興圮循故振新經營河東運司廵鹽察院繞四閱月工用告成復自扁其私寢之堂曰冰蘗堂既建鼎名聿新徃作匪修後觀欲思永事乃以書來關內請予為記刻之貞珉用陳伊始予聞君高才令譽於士大夫之間甚熟方媿無以覩其丰采見其行事乃以

簡命治鹽法於是地即吾陝所逮見者睹之亦何嘗察察然如往昔但以瑣細苛察加之官吏升斗合勺責之市曹纖微特較於末犯網紀及累於横鯨者哉

自惟山林僻久翰墨思荒無以表著賢談幸中嘉告
肆覩來章憮然於懷者久矣夫志者事之本也覽者
感之端也弗有所覽感奚生焉弗有所志事奚成焉
故君子拭識其恒器者所以嚴警戒慎操履也然器
苟閒於罔用則感或局於未稽豈若是堂升降必覩
寢興與俱覩於其目則生於其心篤於其行則善於
其事哉御史之職內以陳善閉邪推賢料惡外以懲
姦明憲觸害興利非志篤於風紀操嚴於氷蘗亦奚
能以善其事而終其業邪故風紀表其職司氷蘗示
其操履因事致規非徒然也我

明隆興諸榷悉罷茶鹽之政視往加嚴乃獨以風憲之臣俾領其事蓋利甚則姦生枝繁則木披欲通其關而疏其塞非有氷蘗之操則動躓於轉移事脅於聞見雖有強志之士無能為也君今且滿而歸矣凡其所已行者皆昭然在人人莫不以為難顧亦職分之常而教戒懲儆如是數者又不但御史而已凡有事者咸所當省也君名杲辛巳進士以嘉靖乙酉至按所代郟鄧盧君凡察院之江則盧君啓之而君成焉者也其事別有修察院記今不欲贅但因歲月之記稍為論著以見初君之志焉耳後之君子亦將有

感於斯文乎

華州節愛堂記

維華州涖事堂災於嘉靖伍年之秋時工部侍郎尉蔭甘于公望以進士來知州事掄材舉工矣值官無暇日績用弗成又十餘年材且盡壞會古閩南石周子勤可以進士繼知州事既三年為嘉靖甲午視夏麥可期工宜肇作於是具磚石措材木工有定司財有定用不三閱月涖事堂落成矣堅好而壯麗宏遠而輪奐蓋關內郡邑所無也予以五月過華蓋親見之問之百姓曰某輩趨事於郡有日矣曾未聞侯歎

修此乃令卒爾告畢殆補矣哉相與慨嘆無已予曰茲非周子之所以為善郡也邪材集於平日謀携于乃心不有所作作斯成矣不有所労觀斯美矣茲又非周子之所以善使民也邪予自甲戌抵今則歲遊於華諸治華者莫不咸觀見之其才識器宇卓然可觀者實求之人而周子始涖郡凡郡與屬邑賑濟之政無大小必躬必親曰一不經意則賑為速弊而已至癸巳則益加詳焉其他理財役民及聽訟興化諸事一昔稱是郡之賢者若長盧轉運使渭川東子華以監察御史華嵩東子狀為稱予曰常成之後周子

是以節愛名堂矣予知周子者宜有以記之夫周子之治華撫按之奏牘黎庶之口說雖古之循良何加焉予所致意周子則猶有不同者夫華大郡也撫按之交代藩臬之往來賓客之遊歷肩摩踵接歲費數千金於必用之中能少節其用愛斯溥矣周子之所以明堂殆隱痛於此乎堂崇五仞廣九尋列楹十四工起于三月落成于五月題堂者太常少卿涇野呂子仲木呂子有重於周子故有是題前南京戶部主事同知州事劉君某王君某吏目夏君某皆贊相周子以成此工者故具書之

四樂堂記

南京工部尚書隴郡李公旣顏其堂曰四樂之堂海以姻事抵秦郡過隴拜公因詢所以名堂之義於是喟然嘆曰公所以為豪傑之士也盍不以其義揭之於堂使人人知之仰之而後生小子有所欣慕企及斯非公之所以教諸其鄉人乎公於是前執予手敬謂予曰此吾所以久蓄於懷而不可遽告於人者也夫安知子之涉吾境與親坐吾堂也今幸夫子以言顧遂有以記吾堂使吾後人得以知吾所以名堂者如此也海於是承公之意以記之曰父母之於子罔

不有以望其成立光大成立光大矣而業之不能相及則亦安能知其子之云何公篤孝誠敬克自卓立舉進士爲顯官使先公先夫人皆以具慶蒙受錫命爲御史爲孺人豸服翟冠照耀里閈與所謂子欲養而親不逮者何如哉此一公與夫人周氏由結髮以至今日同貧賤共富貴享多男之慶畢桑榆之節

明興百五十年士大夫與糟糠共老同視代不可二三人然猶有蹶履仗筭之憂若公與夫人今日遊則相携止則相並康彊無恙盍歎乎無矣此二七十古

稀公加而三夫人及而滿之矣此三公以尚書致仕

又兩奉

恩詔進秩仕宦至極品又能謙抑貶損深惟

國恩之隆衣冠之辱是懼而公之休德在民忠誠在

國者雖婦人女子無不知之公但歸之於此以從時人之所難此四夫此四者其一雖由之人而不可必得其三則係諸其天非德厚善長孰能當也公莞爾而笑曰有是哉是以夫子之言而光吾之堂也然吾亦安知其果如是也丙子四月二十一日記

主一齋記

夫主一功之尊而不雜者也存乎吾心而不與乎外也而何以名齋志心也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吾所以求得於此皆心也心有所雜則他適而不能一而所謂理者去也不可不志也惡知其一而可以主從乎知也天下萬事孰有不先知其所在而可以有為者而況於道可以貿貿無定者求也是惡可不知也志之者何求者於此使所以知而以一之者不忘也人有偶同於聖賢之所為者雖惡人然也卒不與於聖賢者弗自其偶同者極之也而吾又惡知其果於是一而不志也故曰不可不志也

扶風縣新建鼓樓記

舜原楊侯知扶風之三年是為嘉靖甲午乃五月十日丙子去縣之大門築豐爲門建鼓樓於其上匝月落成以予為記予惟國家承平百六十年號為極治之世而天下郡縣官署學舍十壞八九上吏以水旱為辭掠美而誣民下吏以苟且持志曠職而廢事予昔道岐雍之間數假道扶風每過縣門未嘗不深自嘆息以為廢壞如此長吏委而莫知矣監司則日日往來於此可委於弗見耶夫物極必反盛衰相尋固知其必有今日也楊侯涖縣之始一法令勸惰民持

平易之心先躬行之化盜賊屏息黎庶乂寧乃於其暇積磚石儲土木諸廢壞者以次漸舉興學育才立科造士民有向方矣則又潔壇宇肅明祀表先賢之蹟章貞女之里凡公署學校以及郵傳鄉學之細罔不就緒先是鼓樓未具即城隍廟西建樓懸鐘告民昏曉至是斯役方舉扶風士大夫耆舊莫不歡欣鼓舞樂侯之成尋彙在弘治時見晉人王生為閿鄉令所脩廟學不務宏侈而圖堅好以為難能後見洛陽鄧生治高陵公署學校尤號精緻每嘆虛恢者馳騖濶大踈於事實勞民傷財工未即緒傾圮應手彼直

不以家事視公東耳楊侯與二生者有感乎侯與二生雖微有異同于三十年來所僅見者三人耳于是以表而出之以為將來有位者勸

綏德月宮山晉溪洞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晉溪王公以辛巳詔獄謫戍綏德綏士生玫東岡日從公遊綏郡諸山水惟月宮寺山為公所愛山有石洞公來則恆憩洞中或登眺崖際而崖復當大壑無定二河之交其前互龍泉村烟樹蔚葱望之如畫陝西按察司僉事桑君汝公謁公過綏與遊茲山因見治洞軒豁可愛遂

圖公像於洞中而刻其上曰晉溪洞又搆亭崖際臥
憩亭上濤聲四來萬境俱寂公由是日夕居之怡神
養氣若將終身因自號曰雙溪老人玹輩每侍公遊
歸即私相語曰自覩公後乃知胸次中更無一毫榮
辱事累也公居綏七年
天子以廷臣論薦欲起公矣尋有
詔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公將去綏謂玹等曰吾太原
距此僅六百里而此近接石州止限以大河謂秦晉
耳實古晉地也梁惠王所西喪地七百里於秦即鄜
延銀綏之地乎民風土俗畧無以異其余于諸君實有

鄉奐焉顧老矣後會無日桼何玹等感公之德因請為晉溪洞記刻之堅珉以識不忘昔予在翰林日未嘗不奇公之才服公之守也承平日久士大夫尊顯貴盛崇比周而詘法守智能之士先交予樹譽望以釣世而固位雖敗露已極而群口騰頌反益重矣如是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思以名實綜核天下胡可得也至於守法之臣則上無強援下無私予惟循理據事而行此

主之厚福邦之大關也俗反以乖戾與憸邪目之一

口倡萬口和且爽非忠而伊傅非才矣況其下乎公為大司馬時方多事伸縮劑量悉得其當明興本兵大臣孰能出公右者即其所以先名實究欺罔者而觀天下方以為美而搢紳顧以為病七年之戍公則何媿哉嗟夫士大夫際有為之日不能恪恭其位比周相效而支誘成俗如此予因為記而湯諭之誠私有所感焉耳與玹同從公遊者有郭宗羌白琚白延年馬汝駿王佑馬鵬程李天錫霍延年劉櫃皆綏之佳士云

遊鳳麓記

友生符君居鳳嘴原之麓鳳嘴原者三時東首原也幽洞嘉樹崇嶺峻壁有古幽人隱居之趣暇日與吳宋二子携酒訪焉然禮煩飲迫性鮮自適再值炎暑蒸溽巾幘若洗與當若何六月三日二子復與余往則時雨新霽煩暑少休矣覽眺之餘襟思閒豁若與天遊也於是為之歌曰南山藍藍民所望矣河流活活民所賴矣優哉遊哉心以寫矣符君出佳酒薦蔬芳延洞室坐胡牀發清徽閑流觴相與大飲日暮辭去則岸溪新漲及渡而阻歸宿楊村寺旦日河益漲至暮從北楊村杏子汧東下斷並麓口過時符君郡

送至河上忽雷雨大作各以衣袖覆首而别予與吳君馳至澥西别葉意符君可趙家寨耳趙家寨者比楊村稍北戍寨也及坐對山草堂會姪子樗借高馬來接不知已渡河矣及趨樗急歸還馬與吳君仍乘騾而歸道見田父云朱君渡時水尚浸騾背朱君捲衣跣足掖兩少年甚難方過予二人渡則上流淺處後又半日故水但至騾膝不若朱君僩劌也夫符君號鮮合於人而獨能久交予予與符君交二十餘年終始無間言二子者亦磊落不群士也顧俱喜與符君交諺有曰觀水視瀾觀士視交此亦足以覘其意矣

符君名琠字上玉太學上舍私號鳳麓子吳君名世贍字慎之朱君名繼昇字君樹皆鄉舉士云鳳麓去澥西二三里由符君洞室直東百餘步有故廟廟僕樹森然可望數十里而近北正當草堂余嘗由樹抄視南山諸巘益翠奕可愛將至鳳麓者必道由澥西故符君數過吾澥西而吾得數至鳳麓云

河東迎城敦行鄉約記

昔者予友涇野先生呂仲木氏謫判解州置解梁書院以教學者悅其民風純倹有先王之遺意又命諸尚年邑人敦行鄉約俗則彬彬然化矣嘉靖甲午監

恭御史江東古峯余君晦之巡按河東懲奸滌弊之餘觀運城市肆連絡民業本逐末興行之志寖微於是懼焉集其城之士大夫耆舊謀曰昔聞涇野先生居解教民訓俗教行鄉約天下望而效之盍有恨其不身逮者解梁事豈非諸君親覩見也哉盍亦得其高年善人敦行其約使後生小子得於觀感篤義賤貨遜為善俗以復先王之舊此非士大夫耆舊之首事乎於是士大夫耆舊矢心敦約肄於君新建書院中從者如雲莫不以為快覩則其心之傾向愛慕略可徵矣君於書院養蒙館中又立鄉約亭暇則親考

厥成而小學之董又日日望其行事則所以淑其人善其俗者融暢浹洽直與涇野在解相埒師友之淵操授如一天下後世蓋將欣慕興行惟恐有弗逮爾其於塑天于化民成俗之意敬承何如哉士大夫者舊恐其後人莫知所以敦行之自訪於余君价其太學生王李隣氏以予為記因以此歸之

莒州李安人朱氏厝堂記

李安人者參政李公綬之配也姓朱氏為莒大族天性孝敬勤儉宜於李公正德戊寅之冬李卒於家李公痛焉然而弗得其瘞也於是厝之東城之隙構堂以

祠惟俟其成而莅安人焉莒士大夫重安人之德而嘉李公之能賢其所配於是汝守孫子履謙以書寄予曰李公由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轉布政司參政所在有駿聲然志意高遠孤遂稍有所不合則飄然棄去其為參政也不待報行焉後歲餘吏部力起公公竟不起此其介可知也安人之卒已久而公猶不忍言娶此其義又不苟也夫急流勇退者士大夫之稀節也以新而易故者天下古今之常情也若李公者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同日語哉夫子叙詩蓋首以關雎之德言之及其次列國之風也則又以栢舟

為始此其意在重人倫慎禮教而已矣烏乎若李公者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同日語哉覆謙欲傳其事以媿天下之蔑禮棄義者頎予雖不文然亦不可無一言也乃聊具其意如此覆謙以為何如哉

鳳鳴橋記

鳳鳴橋在鳳翔府東郭外水從岐西來俗名塔寺河夏秋山水漲發驚濤若奔舟楫莫能施也舊橋圮壞卒無能復之者行者病焉嘉靖戊戌夏分巡關西道僉事白泉白君召民之長老與計其事長老以老僧湛聰戒行莊嚴人咸敬之乃得董命橋當底成於是

召湛聰至聰拔狀受命不踰月木石成集厥工將緒聰從予白君白君令有司助力董之以官自己亥春三月至庚子秋七月橋用告成兩岸相距百四十尺中為五橫中橫高十九尺穹窿如虹上闊十五尺傍施闌檻行者既便厥視維新計所用石五千木二百鐵千有二百麻一千甃石百有奇役萬有三千車千有五百不取諸藏不強之民衆願樂成數十年傾圮欲盡之物一旦屹然告完君區處既當聰矢心極力不忝所委皆不可無紀其事知鳳翔府刑部郎中登庵紀君以予為記予惟橋梁道路邦有明度有司者

方且視之若無覩適撫按守巡行部亦草草棚架苟且塘塞而已往在戊子己丑入冬苦寒遞運軍器之車日相踵轑臨潼灞河無橋牛騾餧瘦驅策不前稍經蹶仆立死河下怨聲徹天予與當塗言之漫應罔省自華往還人畜僵斃不可數計予計灞橋數十人之力一輿木之費耦有司不良惡乃若此白泉君持憲明允一舉斯役民咸利涉險隘所施不惟其身昌在厥後往事興懷不避聞者之旁怒也有良有司因予之言率邦之度當以白君為法是亦白君之所以為教也

對山集卷之二十七